

影像中的朝圣之旅

——记昆虫摄影家钟茗

撰文 奚劲梅 摄影 钟茗

在山林的树丛中,你可能会在清晨的一丝薄雾里发现一只身披露珠的沫蝉,细小水珠在朝霞的折射下,应和着昆虫身体所散发出的金属般光芒……此时,你一定会惊异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让人眩目的壮丽景观上,同时也蕴藏在这些微小的生命里。

——钟茗

聆听蝉音,语默动静体自然

淅淅沥沥落了一夜的雨,当一声啼叫冲破晨雾,天忽然晴了。新碧的树枝、草尖上挂着晶莹,天地间,一团清新、一脉温柔,一片勃然的朝气。

钟茗老师起了个大早,顾不得吃早饭就扛着相机往林中走,他心里惦记着昨夜雨中那只即将羽化的鸣鸣蝉。来到下溪谷的岔路口,他敏捷地一跃而下,此处樗树分布开阔,是蝉理想的栖息地。不多时,钟茗老师找到了它,还好,经过一夜雨水的洗礼,它依然顽强地伫立在树干上。迅速调整好机位,拍摄这只牵挂了一宿的蝉。成像后的鸣鸣蝉色彩斑斓,凹凸有致的蝉体图案像复杂的迷宫,又仿如巫蛊术的面具,使人越看越眩晕。

光线更明朗了,天空呈现出



伫立在树干上的鸣鸣蝉,蝉体图案和色泽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



作品《小虫记事》，同翅目叶蝉“依偎”在黄蜻翅膀上

宝蓝色，阳光往山谷热情地倾注，密林又鲜活闹腾起来。作为昆虫世界的“歌唱家”，蝉在汉语拼音中与禅同音，因此，古往今来它一直是文人墨客、画家作家借喻、隐喻的对象，因缘际会的蝉也藉此超越了它的本相而上升到颇具禅意的思辨层面。不过，

要真正体悟蝉的禅意，钟茗老师定会告诉你：“同我一起听夜蝉吧！”白石道人那句“岑寂，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无疑是对蝉最含神韵、最耐人寻味的白描。

长夜寂寂，唯有鸣虫的沉吟应和着夜色，这些虫子们发自内心的呓语犹如星空下的梵音，暗

示着虫的世界，青春的世界，多么短暂而仓促。静下来，聆听一声声“知了——知了——”“好了——好了——”……仿佛在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暗夜下的涅槃重生，就不会有这般持久坚韧的声音。

当暮云四合、万籁渐寂，灯诱的魅力吸引了成群的趋光性昆

虫前来狂欢，有蛾、甲虫、天牛、螳螂、蜻蜓、叶蝉、螽斯等。今晚钟茗老师夜拍的“模特”是一只蜻蜓。多年前在四川邛崃山区的天台山，他夜拍的那幅挂满水珠、构图奇巧的黄蜻图片，多年来一直左右着昆虫摄影者的视线，成为昆虫影像中不朽的传奇。时隔多年，钟茗老师在摄影路途上经历着一次次蜕变，但始终遵循还原生境、创造新的经典影像之理念。

当灯光的强弱已符合拍摄的要求，即将按动快门的一刹那，一只不明飞行物突然闯入了镜头，停歇在蜻蜓的翅膀上，扰乱了摄影师和“模特”的工作。透过即时取景器，看清它是一只身长仅有4.5~5.0毫米的叶蝉。别看叶蝉微小到不易为肉眼所注意，但它在昆虫界却素有“跳高明星”的雅称。众所周知，蜻蜓是肉食性昆虫，一般以蚊子、苍蝇类的飞虫为食。但如果没有食物来源又饥肠辘辘时，这只叶蝉会不会成为它的“盘中餐”呢？叶蝉如此挑衅的举动，难道是想以身试法，领会和验证那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偶然相遇，短暂依偎，光晕笼罩下的一大一小两只虫呈现出和谐、呼应、关照的意蕴。钟茗老师迅速调整构图，果断按下快门，一幅题为《小虫记事》的作品诞生了。“临时模特”叶蝉，在钟茗老师两次连贯的快门按动后，



绿尾大蚕蛾，体纹与植物的纹理相得益彰，像流水缓缓流写在静夜里

“嗖”地跳进黑夜，不知所踪。

凝视《小虫记事》，你会感觉钟茗老师的镜头不仅真实细腻地捕捉了两只虫的体貌特征，而且还表达出自然特有的禅意美感，一种透过视觉艺术传递给观者的思考。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偶然》正好映衬这幅影像：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流韵绮靡，生命因此而绚烂

时常有人在欣赏钟茗老师的昆虫影像时发出感慨：“这些漂亮的小虫子是在哪里找到的呢？这样拍出的小虫子既可爱又不让

人惧怕了。”也许，在钟茗老师的内心深处，一直希望通过用自己的昆虫影像去感染大众，使人们关注昆虫、关注自然界微小生物与人类的共融关系，并逐渐培养起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理念。

不同种类的昆虫有自己喜好的环境或栖息地，比如“最凶狠的斗士”——天牛，喜欢栖息在松树、榆树、柑橘等树上；“会飞的花朵”——蝴蝶，喜欢去低洼的浅水沟边喝水、吮吸腐烂的水果；“臭屁大王”——蝽，常常出没在大片种植玉米、甘蔗、马铃薯的农田里……如今，钟茗老师已是鹤鸣山区“昆虫、植物、环保”方面赫赫有名的人物，无论是田间劳作的大叔，还是背着箩

筐下山的妹子，亦或坐在门前石坎上吧嗒抽着旱烟的大爷大娘，只要看见他的身影，都会远远地挥舞手臂、热情招呼。当一群群热爱自然、热爱昆虫的年轻学员慕名而来，他又成了鹤鸣山生态环境介绍最好的“讲解员”：攀援、溯溪、潜伏，带领着学员寻觅山林里看似“沉寂”、实则充满“驿动”的绝妙生灵；教会他们如何通过寄主植物寻找昆虫，如何通过形态和颜色识别昆虫，如何让天蚕蛾的喙亲吻自己的手指，如何与螳螂来次绝妙的对峙……回到驻地，又举办看片交流会，讲述他和昆虫的故事，解析夜拍昆虫在营造光源上的精妙所在。

绿尾大蚕蛾是鳞翅目昆虫家族里集形美、色美、姿美为一身的“暗夜舞姬”，也是众多昆虫摄影师“追捧”的昆虫明星。拍摄时如何营造光源和巧妙构图，以体现天蚕蛾透过光影呈现的色泽、纹理、质感；如何表现主体、背景相互间的依存、呼应关系；如何把一种浅表层次的漂亮升华到均衡美、含蓄美的范畴，成为钟茗老师一直思索的问题。如果打开钟茗老师的图片博客，你会发现从2010年第106辑作品，2011年第152、174辑作品，到2013年第233辑作品，类似的大蚕蛾一直活在他的镜头里。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探索提炼，终在鹤鸣山那夜的群星凝眸下，完成了这幅清

丽诗意的绿尾大蚕蛾作品。所谓“巧构形似”“玉润双流”，仿佛一阙远古的诗歌从影像中款款走来，散发出流韵绮靡的芬芳。某位资深编辑观赏了钟茗老师这副作品后感慨道：“蛾与叶，一个动物一个植物，但是脉络彼此接近，有流水和诗的韵律，很有隐喻的意味啊！”

镜头一转，影像中华翡螽也有类似的神韵。中华翡螽常见于草丛、树叶间，是拟叶螽科翡螽属的一种中型螽斯。头部锥形，体长20~25毫米，周身通绿，善于伪装。停栖时头部至翅膀形成狭长的叶片状，很像一片树叶轻轻地散落在其他叶片上，这种极为特殊的栖息姿态，使它很难被

发现。

钟茗老师在构思时，把植物与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设计，同时也暗喻出人文关怀视野下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拍摄时，依据叶片的纹理、虫身的纹理来进行画面分割，翡螽若隐若现的触须犹如呼吸在游走，是“点睛”之笔，倍添画面灵动。有人不禁会问：“虫子会这么听话？一动不动地配合摄影师？”为了等待这个画面，1小时、2小时的守候实属平常，要知道，免费“模特”不是那么好请的。就是这样，静心、静候、静观、静思，不断地跟自己影像中的“不完美”计较，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仪式，背后，是信仰的支撑。



“大隐隐于斯”，中华翡螽颇具伪装性的栖息姿态



尽情享受构树果汁的嘉翠蛱蝶

笃定守志，惺惺相惜万物生

在山花烂漫的原野上逐蝶，在骄阳似火的田畦里捉蜻蜓，在虫织呢喃的夜晚扑飞萤，在风雨来临前看大树下蚂蚁匆忙的竞走……儿时记忆，曾几何时已成为当下许多人奢望的田园梦想。不过，钟茗老师会告诉你，微距昆虫拍摄可没有描述的那么惬意。相反，它充满了艰辛与枯燥，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既不有趣更谈不上浪漫，尤其是夜晚拍摄昆虫。

作为一名执着拍摄昆虫的摄影人，如果没有一个目标或者信仰支撑，没有坚韧的意志力，

往往都会半途而废。这也是为什么几年来钟茗老师成立的“成都昆虫拍摄团队”进进出出许多人，最后坚持下来的却是寥寥无几。然而，这些年来他的号召力从未有过式微，他的创作之火经久不息。怀着表现美的天赋，从技术到艺术，从记录到创造，他经历着每个专题摄影师相似的蜕变历程，令人钦佩的，是他如信仰般的使命感。

孑子独行在丛林，与某些昆虫的不期而遇，有时会像响尾蛇的“嘶嘶”声一样令人心惊。累了，就找一处软和的地方坐坐，可眼睛依旧是习惯性地瞄准形状和

动静，耳朵依旧竖立着接收来自草丛、树梢的各种声响，静享与昆虫邂逅的乐趣。有时，长时间地搜寻独角仙（双叉犀金龟），找到的是不紧不慢的褐黄前锹甲；聚焦对准了交尾的青凤蝶，成像的却是突然闯入的梨花迁粉蝶；夜幕下伫足查看蜕皮的螳螂，而离头顶2米处的树上，一只毒蛇正吐着信子逡巡而下……

俗话说：“人行有路，蝶飞有道。”蝴蝶的眼睛和嗅觉不算灵敏，但它呈棒状的一对触角却非常发达，可以“闻”到1~2公里外的花香或食物气味，因此，它们经常穿梭在食源、水源和栖息地之



异腹胡蜂科的胡蜂疯狂噬咬刚完成预蛹的柑橘凤蝶

间，并且路线相对固定。依据这种原理，钟茗老师在两山之间的溪谷地带，静候“倩影”，先后拍摄到了饮水的凤蝶、取食构树果汁的嘉翠蛱蝶和优雅飞行的箭环蝶等中大型蝴蝶。

卵、(蛹)、幼虫、成虫，无论是完全变态还是不完全变态，每一只昆虫打一出生便开始“征战沙场”，以机警、灵敏、力量、谋略、伪装、无助，在“虫林世界”里上演着一出出短暂而精彩的生命舞剧。即便是一只被胡蜂疯狂噬咬、刚刚完成预蛹的柑橘凤蝶，生命之于它是未完成的交响曲、不可避免的劫难，也体现出

生命的美丽与哀愁。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观察自然原是本能，但如今保有本能的人越来越少。幸而通过镜头，我们得与自然再度联接，有机会与昆虫亲近。人们常说音乐不分国界，不需要语言，其实摄影亦如此。人性，虫性；人道，虫道。生命成长，自然和谐，这样的理念放之四海而皆准。

人心躁动的时代，需要澄怀、高远的心境，需要“尘埃之外，卓然独立”的风骨。回望摄影路途，钟茗老师始终以不事张扬、含蓄自敛的姿态，执着地守望认定的永恒。在此，借用《新月诗

选》序言里陈梦家的一段话，作为本篇暂时的结束，因为，脚下的路还一直延伸着……

“我们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也有过多少曲折蜿蜒的路程，每一段路使我们感到前面尽是无穷创造的天地。我们也会遇到些石砾的阻碍，但我们有的是流不尽的气力，和一个永远前向的指望……我们企望的是看得见大海，在大海里应和浪花的喧响的歌。”■

(责编 李瑄)